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四

郝敬解

里仁第四○禮樂本於仁故里仁次八佾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上聲)仁焉(煙)得知(去聲)

此以下八章皆論仁此一章首明仁智合一卽孟子云仁人之安宅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之意與下章不居不處皆以仁智幷言凡篇中言仁多言智仁之明卽智智之公卽仁非二也里居也猶云安宅廣居人非至愚誰不擇居居莫美于仁操心制行以寬厚公平爲主安土敦仁故能愛不忮不求何不臧今舍

慈愛而尚刻薄去恬愉而競貪婪招尤取凶恆必由之是棄美就惡知擇處不能久處焉得智蓋仁智一心惟喪其宅而不知所以迷其往而不反擇善固執乃為貴擇知及仁守乃為眞智仁者所以必智智者惟其能仁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因上章不知處仁者類記之與後章富貴貧賤不去意相通人世惟順逆兩境人心惟欲惡二念中有主則天定神閒逐境融通內外顯微無間仁智合一

之道也此章所謂仁即表記云中心安仁天下一人
而已者所謂不仁非必私欲錮蔽私欲錮蔽者何待
久處此蓋君子而不仁者也天理一息少間外緣一
絲未斷則心境相持存處未穩行處即礙乍當約樂
猶或强勉日久熏習漸淪沒而不覺神明未煥道理
生疎豈能磨涅不磷緇乎困窮曰約豐亨曰樂二者
皆境無私曰仁不昧曰智二者皆心心無常境常故
心逐境遷境不常心常則心能齊境心境未到渾然
至一處猶是捏抗之衷主靜恬愉惟有仁者是謂安
仁義理不到精融透徹處猶是凝滯之見神明通達

惟有智者是謂利仁智即仁之覺利即安之用居安則左右逢源所行順理利用安身投之窮約若終身納之豐亨若固有所謂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隨寓委順動與天游浮雲去來何分久暫本無欣厭有何揀擇坦然行乎無礙之途與仁相宜所謂安安而能遷也故曰利仁凡聖人言仁兼智非智則冥頑何以能仁不仁則識情何以稱智聖學知行誠明合中庸所以言顯微也佛氏蹈襲安爲定智爲慧智慧破煩惱即仁智處約樂而儒者反不達拘表記安利强爲三等其實仁智無二烏可淺深支離言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二者干涉甚大斟酌甚微必有仁人萬物一體之公纖欲不蔽之明乃能用好惡仁者有好惡如天地有春秋舒慘榮枯無非生物之心自非仁者烏敢言好人惡人乎惟仁者無欲無畏渾然不見人我愛憎揀擇太虛無象而萬象妍媸洞照因物付物圓神不窒於人情極難察處獨能不億先覺於人情極易偏處獨能當可不遷蓋纔仁卽便智好惡本于智能處全在仁智惟分別仁乃無私故聖人不言智言仁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此理易曉人徒知智者能好惡

不知唯仁者乃能好惡徒知仁者好人不知仁者兼能惡人有如姑息養奸不能惡即是不能好從井救人徒能好亦是不能好故知人愛人一理未有仁而不智者也語勢稍重能惡邊見仁必智也承上言仁智附記之

能對所立主我爲能對能爲所大學之其所好樂之其所賤惡有所忿懥有所好樂逐物而流故心不正此言能好能惡有主而定故情不遷好惡本同情後章好仁惡不仁者不分人我皆有秉彝故曰未見力不足此好人惡人形骸隔私意生故唯仁者能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如字也

志者心之精誠仁者心之本體聚會精神以復還本體邪妄之私自不能入前此積累之垢一洗方新後此不善之萌投閒無隙幽室張燈明來暗滅何惡之有

此章見仁爲善長志爲本立人惟一心心惟有志一生根蒂在于志雖聖人十五志學七十乃從心人不立志腐草無根志不在仁猶是鄉原疑似清濁之間耳能志於仁即是心田上美種更無變出荆棘稂莠之理善惡從此攸分仁是善之極惡是不仁之極如

東西相背氷炭不相入向泰山頂上行豈復墮落坑塹既欲爲聖賢必不至爲盜蹠雖小過細愆難保盡無種子既眞枝葉可漸養然志於仁矣纔得無惡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益信立志不可不專船行不可不篤

仁者寬裕温柔志立則明作果毅無澗畧包藏之病故仁資志以爲克克己乃爲仁剛則自無慾也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illegible]仁人而不志士則求生害仁者或有之無惡喫緊在志苟誠也專一之辭節志也猶苟日新苟有用我苟子之不欲孟子云不欲

爲衍去之咨與設辭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承前處約樂以下數章記君子以仁存心顯微無閒之功仁惟一心心惟欲惡兩情爲巳私惟順逆兩境爲外緣緣引之大惟富與貴澹泊可以恰性寡慾可以養心故貧賤者士之常士處貧賤馳情于富貴害心之大者聖學以覺發人心惟君子能安貧賤寡欲

養心仁之實也去處兩境對勘不處富貴便是不去貧賤君子而貧賤是不以道得也如顏子陋巷終不舍此趨彼正其無欲無惡之衷不去貧賤即是不去仁人所欲不取人所惡不舍似乎好名者所爲人或因是以名君子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之心惟知不去吾仁豈有意于不去貧賤乎如大舜若終身固有文王無畔援歆羨稱天下一人而已者惟其中心安仁也苟中無常主情逐境遷惡能矯强固守博輕富貴之名乎信夫安仁利仁非可僞爲蓋富貴貧賤客形也無欲無惡眞宰也眞宰不固

何以貞遇故仁不可色取名不可倖成君子依仁以養之功不可須臾離也豈待富貴之交雖飲食亦人之欲也飢渴當前則求飽喪志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君子存仁雖一飯不苟一舉箸不忘不敢以口腹害心志養生之需猶若此而況他乎此猶在從容時耳雖卒然造次之頃亦不以倉皇苟且去吾仁此猶在平時耳雖患難顛沛之秋亦不以危急存亡去吾仁如此乃真爲不去仁然後爲君子非道之富貴何加焉

窮通得失士之大節聖賢所自試不過此涵養練習

有衆非可以枯寂求也以富貴貧賤爲程量以造次顛沛爲閱試方是內外合一顯微無間之道離境操心遺事執理偏枯之見也君子不去之仁天行不息徹底全清無毫髮習氣塵緣可以投間故能終食無違眞宰凝固攧撲不破如精金良玉不辭燒煉方是眞不去仁造次猶草次倉卒至前即莊生云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之意顛沛僵仆也詩云顛沛之揭如木倒根起喻大難傾覆也必於是即不去仁也大學謂定靜安慮止於至善皆從艱險中磨煉不向岑寂中躲閃

坊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富貴喪志貧賤養德故無驕易不怨難也學者有貧賤不移富貴不動之養乃能進德脩業故聖人每以兩境勘入非拂人情苟難以為學也富貴以道脩天爵而人爵從也不以道小人而求利達也貧賤以道如驕淫亡身奢侈敗家所自取也不以道水火盜賊誤被刑戮無望災也

富貴貧賤之外飲食男女亦能喪志言食則該色非獨謂一飯之頃也終食造次顛沛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去貧賤處富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視貧賤可惡

富貴可喜則私欲橫行何但終食之閒耳論關節當貴貧賤為大論功夫終食造次顛沛為精有此工夫方能透此關節

表記子云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仁惟一點無欲無畏之心欲惡加人則為愛憎在己則為忿慾情識變幻不過二種故君子改過遷善莫如懲忿窒慾顏子不遷仁亦惟不遷怒不貳過易道所以損為益也故下章即以好惡言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聖學以仁爲宗此篇自里仁以下八章皆言仁而有次第一章言人當處仁二章言仁能處約樂三章言仁公好惡四章言人當專心于仁五章卽富貴貧賤審好惡以存仁此章卽好惡以見仁愈約愈精下章幷過失可觀仁仁之變而通也知此方爲盡仁無愧爲人而生死齊矣故以朝聞道夕死終焉
凡人情實不越好惡而仁卽人心虛靈之本體遇利害得失生愛憎喜怒則虛靈之體昏迷放失而違仁遠矣苟心境寧一無欲無惡則天眞渾全卽此是仁

但人有此心誰無好惡好以仁惡以不仁猶之無好惡也如天地春生秋殺猶之無生殺也故天地聖人皆曰至仁恆人不能滅情又不能御情橫發無所底止故聖人卽人心靜虛之體以覺之謂我見世人多好未見好仁者我見世人多惡未見惡不仁者夫仁是生身立命之原誰不能好不仁是世上一切塵累妄緣誰不能惡而吾謂未見何也仁之眞體廓然無物無可加尚故好仁與好外物異也好外物常欲其有好仁常欲其無無論有物卽無物矣而未忘無物之見猶是有加卽忘見矣而忘見之見未化猶是有

加直須見無所見化無可化方是無所加方謂無尚之好而渾然復靜虛之本體矣此可多見乎惡不仁亦與惡外物異惡外物可包藏容忍雖少加身亦無傷若不仁妨吾天性耳目口鼻一被聲色貨利七情粘染則元神受其薄蝕既惡不仁所爲必仁矣於不仁絕之若毒藥猛獸不使加身掃蕩廓淸則纖塵不到而粹然完美矣此可多見邪有此惡方能保護此好有此好自能銷熬此惡有此好惡便是無欲無畏之仁人顧今安得見之要亦非難也仁卽我之心覺卽我之力昏惰不覺便是不用力任好惡兩情紛馳

來向仁不仁上體究虛靈中情識日增軀殼上牽累日重以至仁愈遠不仁愈集此輩皆託言當仁難而力不足不知志㮣于因循過成于等待誠有人焉能于一日之間天機覺悟如夢乍醒收拾放心天靈一開即豁然見無尚之眞體生平加身之不仁如炎爐炙雪俄頃頓消此事原不假力何不足之有乎何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乎蓋別樣好惡幾非在我或憂力不足好仁惡不仁在我一念耳此心源上事不落形像不著見聞自家天機運轉隱微獨覺把似與人不待人亦窺覘不得雖謂世上無一日用力之人特我

未見耳豈以我未見而謂世無此人乎終不敢絶望

于天下也與已矣乎吾未見語意相反

或問好仁是好自己之仁或是好他人之仁斷曰纔

問自己他人卽是有以尚之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

無以尚者心上不添一物不使加身者非禮勿視聽

言動也無以尚之卽如好好色不使加身卽如惡惡

臭心境通融內外合一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天下皆知以仁觀仁而不知過可以觀仁過非美行

然致過不同有由黨致者黨親也偏也卽君子亦黨

乎老黨大道無偏而人各親其親則各於其黨黨之言當也各於其黨非阿附朋比爲黨也如周公誤使管叔爲人弟者各於其兄也夫子諱魯昭公爲人臣者各於其君也非他人之兄他人之君我誤使我諱之也心本無過而其迹偶窮因其迹之違益信其心之厚過雖難辭仁益可見視彼假仁者周旋形迹惟務自表以至證父爲直避兄離母爲廉自謂無過視君子之有過用心厚薄何啻天壤觀仁至此心術益微而嫌疑不足以間之非大聖賢不及此古人名誼之際[illegible]難處則引爲已過蓋天理人情窮則必變乎

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處功則從容易揜處過則迫切見眞管仲之仁以功見也湯武之仁以過顯也此觀仁之最精也故繼好仁無尚之後此章宜引陳司敗問昭公章參證夫子作春秋無毀譽云知我罪我皆此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所以貴于萬物者惟其虛靈洞達義理得于心也生不聞道久住人世竟成辜負聞道雖朝生夕死何害蓋旣聞道則生死齊乘運去來無適不可不聞道則神明無主情識牽纏怖死每生無所不至矣百年

物候四十五十無聞與草木俱腐苟一夕尚存猶是
覺路三十年之病求七年之艾惟日不足死而後已可
也
聞道即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上智頓悟中人
漸覺從前癡迷已非一朝長夜初曉千古大快是曰
朝聞然不曰行而曰聞者知體無迹有可見可行即
同未聞即不能通晝夜不能齊生死聖人于至處每
拈知佛氏蹈襲此意而偏用之詳于死畧于生弊不
可言告亦不可言聖人不語死未嘗輕試人死蓋人
生任重一毫未盡即是枉死千秋事業只在一息未

絶以前百年叅成之功一死都休故死事甚大可死

甚難佛氏惟勸人死去所以異于聖人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志於道與志於仁或殊仁者道有諸已故志仁則無惡

志道尚泛然未得故或有恥惡衣食者好美服食常

情紛華之習似無緊要實是貪富貴利達種子子路

衣敝縕袍是人亟加稱賞不求安飽便謂好學就毫

釐幾微察見全體肝腸此等人慾深累重何足與議

議與言殊言者直陳議者商確甲乙如此所見必差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的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

君子之於天下一語便可悟道不著事不著物不著理空空洞洞是曰天下天者自然也天下者大虛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尊主曰適不肯曰莫適主于可莫主乎不可兩種見解皆虛中礙像一絲凝便不成比比附麗也義宜也時中也其幾圓其應順詩云克順克比如火就燥水流濕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性體清虛自在而妄生取舍分別卽與性體乖聖人取舍無取舍分別無分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也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孔子也佛氏蹈襲此意云無所

住而生其心似矣然毀形滅倫厭世界爲蘊濁惡人事爲煩惱披剃入山爲脩行義乎不義乎併其所謂無住非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者深相戀慕拌棄不下之意懷德者義理悅心遷善改過孳孳敏德無宴安怠惰之氣與懷土相反術家以意爲土禪家謂之窠臼惟意所便遂受沈沒耳目口鼻安頓在聲色臭味裏更不思出脫不肯徙義遷善求安飽而已矣刑法也刑法所以糾不率君子無麗刑之事而常懷守法之心詩云溫溫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懷刑之意先王五刑之屬三千衰世禁網愈密士欲身心毫無干犯亦自未易君子不肯行險僥倖以刑法自律自脩惟日兢兢業業謂之懷刑可也小人無兢業之懷日惟營營逐逐徼寵乞憐其邪媚之情狀與君子嚴正之氣象逈別懷德者寬和居仁之心也懷刑者嚴敬由義之心也懷土者適己自便也懷惠者趨利徇人也

說文土者吐生萬物也二象陰陽丨象物生出故陰陽之中氣爲土物莫不戀其所生君子非無土而德

即是土素位敎仁豈敢懷居威曰刑恩曰惠兩者皆操之自上君子畏大人不援上何敢望惠小人奔走權勢狎大人以求親媚耳祥刑曰五刑之屬三千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三代以後刑名益增多于秋荼密如凝脂士君子能以衰世之法自脩省則秋毫無遺憾矣豈直畏刑已邪

子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

躬行曰行君子行本乎道義放於利者爲名利而爲善也放依倣也眞正爲利者如農工商賈輩與世交

易人來怨之若身爲名節道義而有所依附貪圖旣
思保全名節又思占討便宜世間豈有富貴利達之
廉士豈有全身肥家之烈士計較千端機械百出我
之掩襲雖巧人之窺瞰亦深天下以道義責我則舉
生平盡喪天下亦以利與我爭則所做者亦終必失
人惡我我亦惡人往來憂戚之塲怨天尤人終無了
日蓋旣逐逐營營自然愁多恨多奚侯害人而人始
怨乎惟有光明正直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讓猶云仁愛禮則自讓曲禮云退讓以明禮無禮

則不讓不讓則廢禮非有二也世教民風全恃以之
管攝所以調護維持其間者有禮以相讓也厥初生
民禮教未興弱肉強食無異禽獸聖人制禮教民讓
以變其亢悍之習銷其貪鄙之私然後三綱正五常
敘人心和天下安末世禮讓之文雖在禮讓之實無
存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傲狠陵暴
無復謙恭巽順之意大亂遂成矣以此論禮不君不
臣不父不子所謂斯須不可去身者且無如之何況
可以爲國乎
書誦堯德首稱克讓易惟謙亨有終謙卽讓也堯舜

能讓故九官十二牧皆讓文王以服事殷故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何化泰伯讓而周興伯夷叔齊讓而頑廉懦立故不伐者聖賢之大美好上者小人之惡行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皆在乎讓故大學云一家讓一國興讓讓則爭何由起亂何由生不費更張上下辨而民志定風俗移治國如運掌矣故曰何有不讓則必爭爭則必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事至此于國已矣其如禮何聖人愛禮重于愛國傷世而發此言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患者憂思預備之意患所不當患當患而不患誤用其心學之大惑也人已分段明則用志不分用志不分則計定而備周今人皆患無位患人不知已夫位在人者也所以立位在我者也知在人者也可以知在我者也人有位而無賢有賢而不知人之事也人當自患立人之位必思稱職受人之知必求無負我之事也我當預謀今棄其在我者不患取其在人患之舍已之田芸人之田倒見如此學廢業荒位亦終不得人亦終不知是謂兩喪

列爵曰位相信曰知士雖不在位亦有知已君子不

苦于無位而苦于無知已故乾九二遯世无悶無位也不見是而无悶無知已也惟不相知故不見是子曰參驂森二音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偉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平日篤志力行如省身之勤戰兢之守容貌辭氣顏色之[illegible]隨時隨處操存不懈而心境未一事理未融艱難勤苦夫子嘗謂參也魯乃呼而醒之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大虛無物之名大虛無物而萬物森羅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道一以貫之也人心即大虛聖人寂然不

達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聖道一以貫之
也。學者日用操存勉強行道已所不願勿施於人自
內及外由微達顯安勉不同亦是一以貫之也夫道
散則萬殊本惟一心遂萬而求事物無窮得一以貫
惟心爲主虛極靜篤隨感順應脉絡貫通顯微無間
道之全體大用然也當是時曾子體驗功深撤緣欲
達倏聞聖訓恍覺道爲易簡疇昔之艱難頓釋不復
遲疑不暇措語直應之曰唯不諾而唯者諾徐唯疾
也時諸弟子在側見夫子獨呼曾子知非泛與不敢
直請及見曾子亦不言而唯諒有獨得故子出是問曾

子此疑甚善惟有此疑故有隨事體驗之功無執理遺事之僻他日下學而上達得力正在于此其疑奈何彼謂文行忠信夫子之教博文約禮夫子之教多見多聞夫子之教既曰文曰行曰博曰多今何又云一以貫曾子欲深明外內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而彼功力未到從貴口耳乃就學者旧用規矩開示使由此而行自然脗合中心曰忠如心曰恕夫子每以此教學者已私未破形骸間隔但忠以盡心恕以行忠則自然破除而眞意流通此即學者之一貫也程夫子從心所欲無待勉强而其由中達外由已及物亦

即夫子之忠恕也非有二道諸子未能一貫但行忠
恕而已矣者無他之辭解者謂一貫爲上達其實一
貫便是下學纔有一即非一纔一貫即非一貫大道
無言默而識之曾子一唯誠哉知言顏淵如愚所以
卓爾之即指道貫無所貫故但曰之
一猶獨也無對曰獨無偶曰一凡數有一必偶眞一
無一得一無象言一者無象之象也聖人以象示無
象不得不言一兩儀三才四象五行萬事萬物皆由
一生一散爲萬萬不離一故曰一貫伏羲作易畫卦
以窮三才之變始畫奇即一也究竟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皆不離一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還歸于一全部周易即是一貫圖說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即一以貫之也數者道之節目一者數之元神易所以窮神知化者數爲之紀道與數非二也大初无一一分即兩兩參即五參伍即九卦成于三位實于五用極于九而皆同于一一者大極大極者人心也人心死則易不可見故大衍五十而虛一筮法掛一以象三三謂三才一謂人人在天地間即大極在兩儀中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道書云天心人也易

者乃可與言一貫
一者不二也中庸曰不二故不測張子厚謂一故神
如人四體百骸八萬四千毛孔總之一氣處處疼癢
相關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一以貫之也道惟一
貫則凡知行上下顯微費隱體用精粗理氣才徳等
説皆成破裂皆是剩語四教兩端爲下學上達而已
○一是何物如大學止至善知止定靜安則一矣能
慮能得則以貫矣明德爲一明明德於天下則以貫
知爲一致知而格物則以貫得一則萬畢老子云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有一

以貫則萬物皆齊泰山非大秋毫非小無一以貫方寸地荊棘柴柵冰炭水火矛盾變態煩亂而不可理故聖心純一

曾子子貢皆聞一貫子貢年長于曾子十有六歲聞宜在先而領畧不如曾子曾子朴實子貢浮華曾子力行子貢多識力行有實得朴實近自然故凡聖門眞聞道者皆是眞能行道者也一貫非聖人秘傳諸弟子非必盡乍聞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子貢歎不得聞者聞而如無所聞耳漆雕開謂吾斯未信知行合乃爲信若曾子唯一

或問未唯以前何如既唯以後何如未唯時向外馳求既唯始信不遠未唯前逐外遺內守內遺外既唯後內外通融未唯前聞及信不及知及行不及既唯後實證實悟始信一貫然夫子不槩以語二三子何也未能下學驟語上達必有執理遺事之病其語曾子子貢又何也既能下學不語上達非究竟之旨與凡民由之等耳然上達未假言傳功力不到機會不投終成畫餅所以聖學知即是行誠即是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似後儒下學上達只作言語傳述耳

○程伯淳謂盡己爲忠推己爲恕程正叔謂發己自

盡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註疏謂忠盡中心恕忖己度物三說皆依欲惡解其實忠恕不但欲惡一切應事接物眞心直達中間無容轉換遮蔽皆是忠恕忠以中心為字恕以如心為字如心如忠心也忠心己心也內如己心然後外如人心故恕根于忠非牽人合己之謂若以欲惡解註疏忖己度物為確形雖有人己忖度皆己心如云推己及人為恕則是恕合人與己兩心而成大學云藏身恕說不去矣忠恕有衆勉有合言者有分言者合言則恕即如忠以達中間無容等待何待忖度即大學誠意毋自欺夫子一貫之

忠恕應事接物皆是以施于欲惡即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仁者之自然也若分言之單提恕即註疏所謂
忖己度物不欲勿施中間容少推勘夫子告子貢終
身可行强恕求仁之事也然安勉殊而其歸同推勘
久私意盡人我忘亦便是一貫矣一貫之忠恕即四
教之忠信信實其心而無僞恕如其心而不變同也
聖人教學者以欲惡行恕于恒情最切而下學易近
取耳非謂忠恕專主欲惡欲惡便足了忠恕也無欲
無惡方是眞忠恕

主忠信聖門以此立教忠信傳習曾子平日以此三

參故當時即證得如此的確向門人說得如此快便盡忠信則自一矣二則有貫矣畧示道體非細論工夫忠恕容得工夫道容不得工夫若說推己及人忖己度物拖泥帶水非當日語意曾子語意渾淪正恐門人尚未會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如四體不言而喻之喻淪肌浹髓方謂之喻與懷德懷土之懷皆君子小人之精神命脉也義利雖殊爲喻則同君子以小人謀利之心謀義故精義入神小人用君子謀義之心謀利故筭析錙銖心術陷人

品異人品由心術分非天生便是君子小人便各有所喻也陸子靜謂所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志在此則所習在此所喻亦在此矣

喻字从口俞聲俞然也心所同曰然心中愉悅開口便道著所以自喻喻諸人者津津不離口由其習貫成自然如屐適足如磁石過鐵莫知其然而然是名曰喻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聖言略重內省思齊之功泛而緩內省之志嚴而切

見賢思齊人有秉彝不賢自省吾見亦罕矣尋常交

遊誦詩讀書能如此行持何須師友自然日進無疆何暇復攻人之惡何至嫉賢妬能悅不若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平聲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者動之微諫諍言也幾諫者隱約不敢顯露乘便不敢直遂如是諫則必從見志不從者不待發言徵色見幾也蓋子能幾諫親未遂顯拒但微覺志有不從仍小心敬慎浸漸轉移勿少違拂如此則親必從又或不從而以煩瀆見怒加子以勞苦之事亦惟負罪引慝依依膝下終無怨悔猶之幾諫敬不違也如是則雖至頑之親有不底豫乎孝子難處在末著初

諫永誓無怨非逐次推援也至于勞而不怨自無不
格之親勞病苦也怨自悔也非怨父母
易曰知幾其神乎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務跳有
大于事君事親者諫者臣所以事君孟子云政不足
諫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心者幾之謂也相幾
開導不在口舌形迹彰君之過而君自悉改此為幾
諫非以言諫也惟大人地分親切朝夕漸摩乃能格
心若小臣疎遠忠懷無由上達全仗口舌故諫者小
臣之事人子於父母膝下一體至戚呼吸相通正宜
用幾而不知幾呶呶忤親是子之罪也虞書云烝烝

未不格姦舜所以致厎豫爲大孝惟其幾也君親本
同道故聖人發此論家語子云忠臣之諫君有五義
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
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亦幾諫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親在不遠遊孺子之慕大孝終身之心也親在無事
漫然遠遊是忘親也然父母始生男子桑弧蓬矢射
四方期以事君治民出使經營豈欲老之牖下乎故
或以君命奪情或以親命起家不得不遠遊而父母
在念子將奈何是必使父母常知已遊之所在而後

可。故遊必有方也。朱註云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思親不置亦恐親念我不忘有方則親知己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又云如已告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此語未然夫遠遊焉有定在惟孝子音問不絕常使父母知子所在則其心安矣此章事甚淺近而極懇至遠遊如此承歡膝下何如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首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自少及壯至老時序密移外人數年一見驚看老大家人朝夕相守泯然不覺故子在父母膝下熟慣日復一日恰似常爾不思父母之年去日漸多來日漸少爲人子者何可不知知者記筭思忖也一喜一懼由記筭思忖生思今年增一筭爲之一喜思親年又減一筭爲之一憂曾子云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家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楊子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如此記

算思忖則生前之一日卽死後之千年凡可承順奉
養惟日不足焉可不記算思忖也
一喜一憂方謂之知凡聖人所謂知非徒知之此與
上章論人子事親言愈緩而情愈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時風氣醇厚浮華未滋誠一之眞凝結未散故其
人多朴茂而少枝葉一言苟浮于行衷自羞愧非强
閉之自若有所慙愧而不出者逮追及也口言十分
身止行九分便是身不逮口不逮且恥況全不顧今
人秖行一分已言十分惟其無恥所以便便古人言

蓋今人言多若古人言可信今人言不足信也
言莫詳于古人非道之言自是絕口誨人未免于言
無諸已喻諸人內省能無歉乎古人惟不昧此心所
以併善言亦不輕出言不輕出而躬行益敏行益敏
而古人言可為法矣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六經之言古人業之所居論語二十篇皆夫子躬行
之言故百世之下誦其言見其行古人所以不可及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註云不侈然以自放謂之約凡事約則鮮失老子
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即此意也夫受之器縱橫豁達

不羈之才左右逢源此性養盛然後可幾苟無君之時中必爲小人之無忌憚而其失轉多寧收斂省約[illegible]雖張飾不足尤悔必少卽與其不遜也寧固之意大抵天下事知足則不憂知止則不辱欲寡則易遂求少則易得後則能先謙則能尊嘿則足以容忍則乃有濟慮少則心清用儉則財足簡出則謬少寡交則身安約之一字無處不宜雖非中庸至德可以無大過矣甚至天地之道易簡而已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收視反聽蔽明塞聰退藏於密約之以禮又何但鮮失耳

子曰君子欲訥落於言而敏於行

言行皆心也言易輕行易惰二病相乘輕則未有不惰者其機不在言行在心欲者心之志志欲訥於言所以矯其輕也敏於行所以警其惰也言訥則義理含蓄而脩爲有力行敏則精 專一而浮華日銷故君子欲緘嘿沈靜養吾精明果敢之氣則言行脩而德業成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天下惟有不善之人所入皆窮出門即礙片蹐爲胡越親戚如路人爲善之人雖在深山窮谷離羣索居

人人向往近而不厭遠而益親士務脩德耳勿以行不齊俗孤立爲疑也人面不同好善一念脉脉相親舜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孔子曰是由布衣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此不孤之大者其次鄉國善士以至一介皆有密友水流濕火就燥莫知其然 然鄰者聲應氣求相友相助之意非必比屋連舍也

子游曰事君數 朔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有再三重複意有細瑣輕忽意有造次急遽意又有虛辭謊意有狂遶侮慢意言行交際皆有之戚僕動作皆可見不獨謏諛一端耳不特重不見幾竭

人者忠盡人之情恕己不量人故有此等氣習以之事君由斯取辱以之交友由斯見疏不然者君何至辱其臣朋友何至疏其友乎故君子知幾愼重爲貴

論語詳解卷五

郝敬解

公冶長第五〇里仁莫如親賢此篇多論人物故次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也雖在縲雷絏屑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道不離日用涉世無礙學問之實際也公冶長南容二子敦厚周慎元吉之士夫子皆謂其足以保身宜家皆以女妻之或疑長曾在縲絏中然此乃非望

之災君子論人以實雖遭困辱罪非自取其所爲保身宜家者自無損也何害其爲可妻縲纍同絏紲同拘係也罪囚則拘係之長在縲絏是妻以後事非因縲紲無罪始妻也南容謹言觀三復白圭與論禹稷羿奡其愼密可知以此處治亂自無不宜治世則不必顯庸而可免廢棄亂世則必能保身而刑戮不及意重處亂蓋處治易處亂難也恒人以免刑戮爲常事聖賢視爲切務蓋乾惕之心惟恐近刑猶公治長非縲絏爲罪惟求在己無可以縲絏者耳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氷曾子所以將死而啓手足也
公冶姓長名字子長孔子弟子魯人或云齊人能辨鳥語有雀鳴如云車覆粟相共豖驗之果然又有雀集舍鳴如云虎馱羊往果得羊亡者迹之訟于公白其故不信遂被縲絏雀復集獄舍呼如云齊人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長介獄吏以聞往迹之果遇齊師迎擊大勝魯君釋長欲爵之長恥以禽語得祿不受後遂廢其學按此事本怪誕而左傳稱介葛盧辨牛鳴周禮夏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蓋古有是學鳥獸有情自宜有語如夷狄異種鴃舌今之譯

史亦辨鳥語之類弟子解云長能忍恥辱亦為與鳥獸言本隸事故轉相附會耳

南容孔子弟子名縚卽南宮适或作括字子容索隱云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說也一作閱居南宮因氏焉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其父僖子將死屬說與其弟何忌同事仲尼何忌卽懿子說卽南容是一人而四五名也禮記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喪夫子之髽姪女有姑喪故教之作髻則南容卽南宮縚信也而有子云南宮敬叔反載寶而朝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為愈大夫去位載貨還朝有市心

爲孟子所謂賤丈夫壟斷之行豈謹言尚德如南容者而爲此至與桓魋同訴胡一人而賢否相去之遠乎然則敬叔乃與夫子同適周問禮于老聃者與南容蓋兩人武王亂臣十人中亦有南宮适蓋三人索隱誤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親賢自輔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夫子賢之蓋美質係乎薰陶德業資于輔養樂善不倦休休有容則人自樂告以善脩己治人並受其益故曰君子然天下亦有多賢之地而無知己者亦有好賢

之志而不得其人者故地與人兩相遇難也子賤宰一邑而父兄師友事者至二十有四人亦多君子矣固斯人好賢而又生多賢之邦乃能相與有成斯地之幸亦斯人之幸也兩斯字疊上兩君子謂魯若無君子此子賤君子何所取此衆君子乎聖言委婉非徒贊魯多賢實喜子賤親賢取友之多耳宰一邑而所得士如虞廷之數苟非生多賢之邦烏足以供其求深喜之之辭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或云三十歲宓一作虙與伏通伏虔作服虔古服虙宓伏

四字通用○子賤初爲單父宰冠蓋迎者交于道子
賤曰驅之所謂陽喬者也喬作鱎魚名不釣而自至
荀子謂浮陽之魚莊子謂鯈魚水面白鱗小魚也喻
士不招而自來者既至單父請于耆老尊賢者與共
理而單父大治孔子問何施得此對曰不齊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可
以教孝弟舉善矣未足也對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歎曰其大
者乃如此惜哉所治者小所治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年上聲也

子貢之問方人之見也朱子謂因夫子稱子賤而問無据子賤年少後進夫子以君子稱之子貢材望不啻過之夫子僅許其爲器蓋英華發露不若德性淵涵方人好勝不如舍己冲虛也故記者類記之器通用之名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飾以金玉簠簋之屬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也不舉日用常供而舉淸廟重器謂通達之材可以興禮樂華邦國也不舉當代簠簋而舉先代瑚璉謂爲今人所貴亦古人所珍也然宗器之

重釜甑耒耜尤前民之急金玉雖貴陶匏竹木皆有用之材可貴而不可賤宜于宗廟而不宜于退處子貢所不足亦可知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甯从仁从女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illegible]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者便利之名俗稱口才游士說客思如涌泉辯如懸河自是一種才華然以之脩德不如木訥仲弓天資恭嘿本近仁之資或人即以當仁非也惜其不佞尤非也夫子雖與論仁但辨佞不可有禦人口給正佞人情狀所以稱才惟此所以害事亦惟此禦猶敵

也給捷也以口敵人秖取捷疾不由衷不顧理心知其非而但以取勝人明知其非而屈于其口亂德害政往往取憎于君子焉用此爲若夫仁必德性粹美學問精密天理渾全元氣周流內外顯微始終無閒乃可爲仁雖顏子秖許三月不違中人進德全倚問學造詣功深然後德性渾化故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好學仲弓質美而學未純必如夫子所告敬恕交脩家邦無怨乃可幾耳

或人意不在仁但病仲弓不佞夫子雖不許仲弓仁特喜其不佞哀世尚浮華以佞爲才自歎無才則曰

不佞祝鮀之佞惟以其爲才也故使之治宗廟皐鼬之會長衛于蔡者佞之才也佞字从女信聲女不成信曰佞諂諛媚悅世俗人喜之正人惡之屢者非一人一事言憎所以折或人之好也

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名雍冉伯牛冉有之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悅

士君子苟存心天下隨材效用皆有所濟此夫子使漆雕開之意君論道無盡學無盡道未徹悟學未大

成凡所注歷皆屬嘗試此又開辭夫子之意二意不相疑如由求輩皆仕開才未必不如彼其志獨超然深詣故夫子喜之吾斯引而不發不下帶而存也信嘿契也與忠信之信人而無信之信本同學徹於信信則一不信則疑疑則二但有絲毫疑卽是未一卽未能信人誰不欲爲聖賢苦被小體遮蔽塵緣障隔雖勉強假合未能徹底通透卽涉疑似事理不得歸一心境不得圓融人我不得破除利害不得兩忘是非不得渾化皆爲不信夫子方與開說事功開轉向心性理會夫子所以悅若是由求輩且共講說政事

耳

吾斯猶俗言者個觸目皆存陸子靜云家常茶飯老子云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

吾對人言在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痛癢惟自知故曰信雖師何能知弟子其言甚確夫子卒無以强之而更喜之

自古惟堯舜事業徹底是德性發揮夫子謂爲政以德脩己安百姓中庸謂篤恭而天下平大學謂誠意正心而後國治天下平皆信也至如中人作用因材器使隨分勉强各能有所建立甚者如五霸之功業

管晏之學術當時亦頗烜赫君子皆謂假之自古吾斯能信者幾人被開一字勘破聖學無影響記聞之知眞知卽是眞能知而不能皆謂之假不似後儒單提致知爲入門也

漆雕姓開名字子開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家語云蔡人字子若

子曰道不行乘桴敷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不得以道易天下又不忍目擊天下無道於是有出世之思欲置此無道之世于不見不聞而遠浮

于海亦憂時之寓言耳二三子唯子路憤世嫉俗如慍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子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眞喜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詫其果決而彌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桴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

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趨發如見南子往公山佛肸莫匪秉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子云自吾有由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

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

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人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桴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即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已覺平日慍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末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為聖人所不忍為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眞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 夫由既喜則此行決矣但作

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為之二一名桴一名筏材即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度義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為教也以仁為教由求輩自是不為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毫

雍雖震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即才是仁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秖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不知何也仁存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券許由治賦即由自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為宰即求自任可使足民者也許赤與賓客言即赤自願[illegible]者也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illegible]華爲小相耳

千乘之國詩首篇治訓練也賦半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車故謂軍爲賦千室之邑卿百乘家之采地百乘之家諸侯之卿大夫也宰邑宰家臣之長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一井除公田凡八家四井三十二家爲一邑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十室小邑千室大邑計田一百二十五井地方十餘里大國百里十分之一也百里之國稱千乘故千室之邑稱百乘孟子云君十卿祿千取百焉以此然未必眞有此數天子萬乘九卿則九千乘大國諸侯千乘三卿則

三百乘所餘幾何亦猶千鍾萬鍾之類極言多耳束帶盛服也賓客諸侯之使與言應對也

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帶紳也固結之名束束腰古者服必束帶帶以繒帛爲之有紳垂者曰大帶雖燕居之服亦有之禮服則加革帶以皮爲鞓靡以犀玉金銀或角骨爲銙帶上飾曰銙唐柳渾傳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

孟武伯子路詳第二篇冉求詳第三篇公西華孔子弟子名赤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容儀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

子謂子貢曰女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以言述聖人學多識而好方人然天資明達自是顏子以下一人顏子深潛如愚乃子貢所少夫子舉回使自方愈勝也子貢依然就聞見多寡比量夫子以其未達而不復舉第云果弗如回也猶恐子貢未信又申之曰非獨汝不如回吾與汝皆不如回也蓋夫子與二三子終日言而回不違如愚夫子秖自

覺其多故云吾亦弗如以絕子貢覬望之路子貢謂不敢望者其聞識之多寡夫子謂弗如者其終日不違默識無言者也故自明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他日語賜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則豈知二知十較多少之謂乎朱子曲爲之解以附會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于聖人妙語辜負陸子靜識此意包氏解其辭不達其旨

字書十合一爲士以聞一知十會意也當時子貢材辯英華陵顏子之上時論或謂子貢勝顏子子貢或

亦自謂過之聖人衡鑒不爽每以回賜相提論所以裁其過補其短也佛書言阿難以多聞染魔惠能不知書掩過神秀皆蹈襲此意解者避不肯作此解所謂割聖教以奉浮屠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烏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學者瞬有存息有養寢卽是學夙興夜寐猶懼宴安易荒白晝而寢則昏佚之氣勝清明之志銷故曰朽木言其志頹也曰糞土言其質濁也雕刻也杇墁通

淫飾也志氣昏惰則教無所加聖人通晝夜而知莊生謂眞人其寢不夢淸明之至也禮君子晝不居內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非疾而晝寢學問道德一切俱廢尤甚于旦晝營營梏之反覆者故夫子甚責焉誅責也何誅言不勝責也聽言觀行謂宰我平日善言德行信以爲善學今殊不然蓋功莫大于克勤而志莫惰于好寢君子終日乾乾夕猶惕若而況于晝寢則學益荒宜聖人之深責之也司馬遷作史記遂謂宰我與田常作亂亦以此而卒能爲死義之士者非聖教振作之功歟

臥曰寢寢者侵也皃揜寬陰侵陽也陰陽晝夜之相代常耳當晝陽明用事而受陰剝昏然如行尸走肉道家所忌故無疾而寢曰睡于文从目垂聲但垂其目而神不憒也有疾而寢曰困于文从木在口圍生氣因閉是謂尸寢惟聖人寢不尸夜猶然而況晝乎晝而寢所以謂之糞朽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仕于齊田常弑簡公宰予死之史記李斯傳云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是人心乾健之神天道所以時行物生亘古常運惟其虛也人得之爲道心全體大虛獨往獨來浩然常伸于萬物之上曰剛私欲曰慾可欲曰善可欲無心而私慾有心恒人于隱微中一私牽累則精明果敢之氣銷而俯仰愧怍頽𢞀不振從古英雄之氣蓋世而獨方寸地未洒然則雖功名震耀盡屬虛矯神龍上下九天呼吸風雲豈不矯然但有慾則人得豢而烹之男子堂堂七尺中無所欲雖綽約如處子而爲天行之健有所欲雖强梁如賁育而化爲繞指□昔子路問强夫子首舉南方寛柔以教剛非强梁云

爾易象奇體圓而陽爲剛偶體方而陰爻柔天下之至剛不在堅稜而反在圓渾形所以易毀神所以常存也神清形濁陰慘陽舒無欲則清虛悅樂元氣周流自强不息故天下之至剛者是天下之至和順從容者也世儒以堅强不屈爲解以柔道讓佛老以强直當聖學愚觀易自乾坤而下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皆用柔則效乃知聖人所謂剛者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非堅强不屈之謂也堅强不屈是告子之學學術一差作用遂乖執己自信動與時迕夫子所以謂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豈肯以未見爲歎乎

申棖弟子姓名魯人字子周家語有申續字周史記有申黨或作棠亦字周卽申棖棖與棠聲近若村父之於傖父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行恕是心上事在默識躬行子貢非疑非問第諦量欲如此耳欲無加人本虛口說欲無加人虛而又虛他日問君子子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貢一生病痛[illegible]未行先言有志行仁[illegible]向人已開頭直下擔承秖憑口說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故夫子

抑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激勵之辭其實行恕亦子貢所及但空言則無濟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之者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以所及也聖教隨機善誘不爲典要解者不達妄謂無字是自然所以難及其迂鑿可笑讀論語不向此等處玩味便與諸子文字一般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性命非兩物在天爲道在人爲性性命宣著爲文章夫子之文章卽六經雅言之訓故云可得而聞

性與天道不越所可聞之中秖因學者將作文章理會故但聞夫子言文章不曾聞夫子言性命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不可以言顯故有得不得之疑性與天道曰言文章不曰言者文章即言也聞生于耳見生于目有形則見無形但聞聞如朝聞道四十五十無聞之聞文章猶可聞性道無聲臭聞亦不可得矣故聞文章以口耳聞性命非以口耳子貢前此聞而無得得亦只認作文章至是始覺即是性命語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子貢于今始信燈是火也聞與不聞總由學者誰禁之不得聞誰使之得聞悟與

未悟耳非關聖人言與不言也朱註謂教不躐等亦是謂子貢至是始聞夫子言性命非也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向子貢言之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亦向子貢言之一部論語字字性命人人共聞豈待謂夫子不言子貢創聞乎讀論語若死煞如朱註只似嚼蠟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天地之文章也易書詩禮春秋聖人之文章也天地之文章萬物資生聖人之文章世教倚賴倚賴即是性命資生即是化育非離日月星辰外別有造化離六經外別有性道也如一部禮

書四十九篇皆性命之文章世儒擇取中庸大學兩篇單傳便是分文章性命爲二今古同病中庸大學以文章譚性命論語不譚性命運是性命後世離文章單言性命如理學之家與禪宗何別離性命單言文章如聲音辭賦之家事不關理言不根心巧舌綺語浮榮糟粕而已故星家云文昌與司命同宮蓋造化之精神卽文章聖人之文章卽性命性命在文章內如滋味在飲食內知味者自辨不知味終不可得而聞也

謂子貢無所得乎聖教關鍵實是如此文章與性道

明是多學與一貫下學而上達之分段謂有所得
不合離文章別言性道文章可言性與天道那可言
蓋代爲未聞者分疏則可耳撿點二十篇中子所雅
言惟孝弟忠信禮樂言行政學居多性與天道實是
罕言聖門教學之法與不可使知之意兩語道破足
令耳食者深思其于無行不與之妙縱未全體會而
儻所謂億則屢中者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兼人夫子所以有退之之教也前輩看作昏
世師未然子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必然之理也那

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世間嘉言善行儘多那得不顧安否輒憑耳目見聞便要依倣行其進鋭者其退速學問之忌也故子云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一片好善之心自不可及一段偏鋭之氣往往過當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者不如此此章形容躁率之勇學問之病朱子謂子路善用其勇殊未然

顏子語之不惰欲罷不能在心上用功如天行之健浸進不已子路聞之斯行唯恐有聞在事上用功如疾走逐日氣力匱乏終不可及天下義理無窮秖信

耳目依樣葫蘆豈免差謬子路行有餘而知不足夫
子於子路往往教之知正以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虞舜大聖惟好問顏子大賢惟好學孔圉論人品不
在賢大夫之列其學問亦非道德之眞但知好學知
下問亦無忝於一善之名借以勉勵子貢耳蓋人性
敏多不好學位高多恥下問文子敏而學亦爲好矣
貴而下問又能謙矣異于世之固陋麤悍者謚爲文
非無因是以二字爲解嘲與可以爲文語別論者執

大叔疾之事按圉生平聖人心同天地隨事答問權宜可否無爲刻核也子貢名賢圉所不齒而好學下問其所短夫子砥礪羣賢往往似此

孔文子衛大夫即仲叔圉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女孔姞妻之疾私于先妻之娣圉奪其女歸疾遂奔宋衛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以孔姞室遺其爲人如此○方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春秋諸大夫惟子產氣象近道。恭敬惠義四者。是春秋諸大夫所未嘗講也。人臣格君。行己最先。列國卿相多驕。後而鄭宗室尤甚。子產亦公族。而能退然有恭遜之風。觀其不毀鄉校曰。我聞忠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所善者吾行之。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此其反躬虛己。受言納善。其小心恪恭可知也。爲人根本旣好。故事上使下。衆皆悅服。而志得行。歷仕簡定獻聲四公。相鄭四十餘年。始則强宗爭權。互相誅

殺外則晉楚之兵歲至城下從容斡旋綽有文焉內除稔惡以安餘黨子南逐子晳死而大姓帖服講信脩睦事大有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世免于侵陵而反弱為強功在社稷而能小心謹慎始終一節險夷一心其敬上可知也使民養民惠義相資養不能使則姑息偷安不可以為國義而不惠則民不見德而秪見勞非所以重國本也鄭國區區介于晉楚孱享歲辭取之民戰守征調責之民苟不休養于平日則力竭而無以待使不能率作于臨事則令不行而秪以養安故二者相資也左傳謂田有封洫廬井有

伍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皆所謂惠義并行也而子産之治主於惠必無虐使之令其奔走强鄰用民之力誠非得已民亦諒其心之惠而不辭其使之勞故曰義也或專作教民解夫子謂子産爲衆人之母正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

君子備道全美無所不有有四即是一偶之道恭敬惠義大美也四其枚數猶是一節之恭敬一節之惠義聖人言道大小因量文王丕顯曰文孔圉學問亦曰文舜無爲曰恭己文王爲臣曰止敬子産兼之亦曰恭敬道體無方聖言不爲典要與拘儒語盡成紕

漏矣

公孫僑鄭宗室大夫字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因氏焉子發字子國以王父字爲氏故又稱國氏子產爲人仁愛忠厚孔子過鄭與之如兄弟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相鄭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

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
令而治子產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
乎民將安歸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凡朋友之釁生于不敬不敬生于久久則狎而玩玩
則侮而成釁故惟久敬爲善交交接遇世齊景公以
魯昭公二十年獵魯郊與晏嬰同適魯問魯禮見孔
子論秦穆公所以霸景公悅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反是時魯昭公
之末年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其分誼落落如

此然則所謂交者亦尋常往來之際而其所謂敬者亦禮貌虛文非有同心莫逆之好也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不與之立夫子譏其竊位若平仲于夫子其亦可謂竊位者矣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于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可見

晏平仲齊公族大夫名嬰晏桓子弱之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知陳氏必有齊國納邑與政乘間從容風議時有匡救以節儉力行見重於齊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不更祭先人豚肩不揜豆宅近市湫隘囂塵棧軨之車駑馬以朝君語及卽

危言語不及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

此三世顯名于諸侯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早梲拙何如其知去聲也

蔡地名產龜大者尺有二寸文仲寶之爲室以居之

又美其室以諂之節楶通一名櫨一名楄爾雅楄謂

之楶梁上短柱當屋脊者山節雕節爲山形也藻水

草梲梁間兩短柱一名侏儒畫藻文于其上也龜本

禽魚況復枯骨蹝極靡麗何爲所以爲不智也明堂

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大夫爲之僭也禮器云

家不藏龜天子諸侯有民社乃藏龜謀大事大夫藏

龜亦僭也皆不智之事何如者言所爲如此何等乃爲文仲之智乎蓋古聖人作爲卜筮演造化之數徵鬼神之情狀以彰往察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曲禮曰卜筮先聖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使民決嫌疑定猶豫非聖人有疑而待鬼神決之也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已乃謀及卜筮非謂德本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鬼神也臧文仲聽魯國之政而以智聞夫智者務民義遠鬼神行所無事民情物理了然于心目然後可居高位斷大謀決大疑今秪依憑鬼神微靈于恍惚何以

弼謨定國稱為執政乎
臧孫辰魯大夫公族也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以王父字為臧氏魯莊公末年與聞國政至文公朝前後執政四十餘年當世以為賢夫子無短之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忘可謂智矣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以祭盛于甕尊于瓶非所柴也左傳仲尼云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說苑孔子問漆雕馬

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對曰臧氏家有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馬人見之若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〇按左傳臧武仲得罪出奔邾請立後致大蔡于魯後其孫昭伯如晉臧會又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及季平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註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然則臧氏有二寶龜一蔡一僂句也

周禮龜人掌六龜天地東西南北之屬各有名物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占人掌占龜視吉凶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又卜人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揚火作龜致其墨謂以墨畫其灼處也菙氏掌燋契凡卜以火爇燋吹其焌契以授卜師乾炬曰燋焌契謂以荊杖削銳如刀以燃火即士喪禮所謂楚焞也灼其墨處成裂文曰兆○逸禮云天

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老者先知。故舉事必考焉。漢書云。元龜爲祭長尺二寸。非四民所得居。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凡龜以徑尺爲寶。諸侯以守國。○論衡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髆。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著之言耆也。龜之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卿號已去也舊令尹卽子文新令尹代子文者也舊政必告慮其未曉也四馬曰乘十乘四十匹也忠實也清潔也夫道一而已仁知與忠清非二也易曰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忠清皆仁知矣然人品制行不同以所志所習異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由所志與所習陸子靜言之詳矣所喻在此卽爲知子云知德者

鮮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斯知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知之斯利之利之斯安之仁卽是心知卽心之神生生惺惺其幾非二達德先知後仁仁則未有不知不知則未有能仁者此諭與不諭之分也春秋諸大夫志于功利而楚令尹子文齊陳文子行事偶合乎忠淸苟心諭于忠諭于淸則知矣知則其仁可幾也但二子初未嘗有學問涵養之素而勉强激勵于一旦與百姓日用不知等終非其心之所諭則不可謂之利仁未利于仁不可謂知知未及之焉能守之仁未利之焉能安之故曰未知焉得仁春秋諸大夫功名富貴

喪其守忠清如二子者可以爲難矣若夫終食不違之謂仁豈狥外近名負倜儻之奇者可冒昧當之乎故令尹之貴可辭十乘之富可捨使方寸地未能惺然猶是利害得喪茫昧之境是以由求公西之徒日從事于仁而幾微隱伏操舍出入之介未了然夫子猶以爲日月之至與其才不與其仁今不輕許二大夫者亦以深醒子張也張也堂堂神明未免外騖故借此覺之或疑行如二子猶曰未仁觀過及知仁何也曰過則眞性迫而天理見忠清則美行可以脩飾禮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此也

忠者念頭果確猶忠信之忠當榮辱得喪之際堅定不易不喜亦不慍舊政告新令尹皆本不慍來告處見心直即是忠與忠君別清者高曠絕俗疾惡如仇君將浼己也忠如告子之不動心由氣強得清如陳仲子優爲之由氣高得皆非庸品其實刻勵太甚於精義窮理涵養體驗之功疎可謂美行不可當問學問學必致知由問學致知入爲眞得由氣質偶合多偏蔽故曰知德者鮮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未嘗見道猶不處仁焉得知云爾非謂人不知彼也未知與不知語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語亦別不知其仁仁尚

不可知也焉得仁者全不許之豈以我未知而遂全

不許之非聖人語

凡聖人答問權宜兩端道無常主學者貴參伍以會其通如管仲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其心畧同二子論心則不許其仁管仲論事則亟稱其仁何也仁合外內之道也子路于管仲因心并棄其事故夫子許其事子張于二子因事并信其心故夫子抑其心參伍而觀仁之全體可識若夫及門之士亦不輕許其仁者豈由赤之事心及不及管仲乎蓋論人貴恕論道貴精責衆人則器責士君子則備也至于似是而非

如微生高之媚俗非直也臧文仲之機變非知也則各指其事之近且顯者破之季文子三思無一可者則微辭諷之學問士君子之先務雖孔文子之碌碌不奪其文久敬全交之要道以晏平仲之功名獨取其交因物權衡各調其適學者會通則無往不與道合此章論忠清而進以智仁非專爲譏刺二子也朱子謂子文相楚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事齊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載歲反齊不仁可見此胡安國說春秋之例以解論語愈爲不合楚僭王則有之何獨責子文楚以夷猾夏漢儒之夢語使文子道能正

君力能討賊何至棄家逃走事定反國亦自人情求
說迂闊難行論語論事合人情論道合天理意無先
主言無成跡因事答問以折于中非專爲譏評人短
長也朱子謂公冶長一篇專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爲格物窮理之一端遂使各章意味淺卒豈但失聖
人微婉之旨且使學者襲謬專攻人短長刻薄之風
動借口春秋夫春秋聖人忠厚委蛇之至焉可誣也
又云多子貢之徒所記無端株累與作詩序謬同
（令尹卿大宰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宰者割正
之名尹正也割也曲禮脯曰尹祭割肉方正乾爲脯

以祭也故膳夫亦曰宰夫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按左傳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于䢵家私于䢵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遂以名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又舉子玉爲令尹時楚日强大伐隨伐鄭滅弦滅黄多子文之功楚策莫敖子華云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靈公子既立爲太

子靈公欲立嬖子牙徙光于外公疾崔杼迎光立之
在位六年崔杼取棠公寡妻姜氏美而莊公通焉數
如崔氏杼稱疾不朝公往問之因從姜氏杼伏甲弑
公晏嬰入枕公尸哭三踊而出齊太史執簡書曰崔
杼弑君杼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少弟復書杼乃舍
之遂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與慶封爲左右
相棠姜生子明與先妻二子崔成崔彊搆慶封乘間
掩襲杼家盡殺之杼窮亦自殺
陳文子名須無姓田氏陳敬仲完之孫陳完奔齊改
姓田氏三傳爲文子事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宇

生豫子陳乞事景公乞生陳恒遂弒簡公○按周禮校人職家馬四閑謂卿大夫有采地皆畜馬以一良三駑之數計之家馬凡八百六十四匹詳第十六篇而陳文子亦大夫止馬四十匹輒云富矣周禮難盡據也如云無食邑者無馬春秋大夫誰無食邑者乎使馬皆如數則大國三卿共馬十二閑可比天子君馬猶不與百里之封雖務牧不給矣況牧人之多與他經費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季孫行父季友之孫歷相三君左傳稱其家

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其清慎可知故當時人稱爲三思而後行三思者熟慮審處不一之辭子聞之聞于人也再斯可也再三思恨少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子云君子有九思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管仲亦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三思後行所謂慮善以動動罔不臧文子苟能然何行之不善爽考其行有大不然者方宣公之謀殺適而納賂于齊也東門襄仲實主其事而行父與焉爲之再如齊是黨惡也及事成宣公立寵任襄仲貴其子歸父歸

爻與宣公謀去季氏未成而宣公薨行父挾私忿與臧孫共逐東門氏絕其宗魯人憐之季氏之弱公室自行父始矣春秋無王而魯以諸侯僭分過于晉楚行父不能匡正而又從臾之爲立武宮比周世室脩僖廟請于天子作魯頌頌僖公功德起廟樂上援后稷下暨大王文武郊天禘祖誇誕無稽故夫子刪詩正樂存魯頌于商周之閒而喟然歎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罪行父之不正也與譏再思意同此其行事溷當豈三思者所宜有故諷之曰未之思也再三思則可矣聖言微婉世儒秪拘三兩作辯謂繁其

多思如對癡人前說夢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安寧無事出入諷議則聰明材辨可展利用智流離患難之秋聰明材辨展措不給惟宜老成持重沈晦艱貞寧木勿華寧拙勿巧寧遲鈍養銳勿儇捷輕率乃可以涉風波歷辛苦故利用愚無事之日非無智士而機變小慧濫竽不分時不關生死事不臨利害得亦可失亦可突梯脂韋遷就功名往往倖成故曰可及也若夫無道之愚從萬死一生中旋乾轉坤必

有金石不磨之肝膽山岳不動之力量萬死一生之氣槩千鈞一發之機權乃克有濟不韜光不能識時不忍辱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不能拚死輕生故曰不可及也

甯俞衛大夫謚武甯莊子速之子甯殖之祖父也有道謂衛文公之世及成公未失國以前國家無事時甯莊子尚在至魯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衛成公立之元年也父子同朝春秋諸大夫多有之無道謂成公三年衛從于楚晉人敗楚師于城濮成公懼而出奔晉使衛大夫元咺奉成公弟叔武

守國咺子角從于成公公殺之未幾成公入先驅者射殺叔武元咺奔晉與公訟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主進衣服飲食之事）焉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衍薄其酖得不死因魯侯納玉于王與晉侯各十瑴（角玉雙曰瑴）乃釋衛侯衛侯被執三年衛諸臣畏晉散去獨武子周旋不避卒以脫君于危故夫子以知諷衛諸臣而以愚狀武子知愚兩者就世情規避擔任兩等人立名寓美刺之義一曰可及一曰不可及可及者乃其工于

謀身不可及者正其拙于自謀聖言微婉可思

左傳文公三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觀于此其人識度過魯諸臣遠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在陳當阨時也歸與者道不行而思歸之辭吾黨魯國鄉黨也小子門人也狂簡高曠直率也斐然文章之貌成章謂材具完美也以裁以道裁制使成器適用也蓋道既不行歸而造就門人付託于將來也吾夫子爲此一脉之傳可謂良工苦心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皆以此道親見于身其自爲之也易吾夫子不得大行而以此道託諸後其代之也難故其苦心焦慮百倍堯舜諸聖矣何者教法難傳學人難得何謂教法難傳語過高則于事物不涉語過卑則于性命不涉幾經眘思纔道個下學而上達下

學是從人倫日用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尋常守理便是性命田地會者一通百徹自然上達不會者做繩墨而行亦不至誤天下蒼生直到今日以迄千萬世後天地不毀此教不毀是吾夫子開示之功也何謂學人難得世間下流凡品醉生夢死無數稍知來學高低不等低者出口入耳守定糟粕全無靈通透脫之見將此道訛傳低假焉能上達高者天生倜儻恣意馳騁不就繩墨將世上名物都作塵網窠臼人不肯下學須是天資聰明又性地篤實中行君子[illegible]任此事而百千億萬中不可得一然則道將

繇于無傳乎不得已于兩等中還就仍是高者可喜亦是高者可憂低者吾道託他傳不得世教亦因他壞不得高者若不裁翦任其放蕩流弊不可言若裁翦成力量鴻鉅真堪付託緣他胸中蚤見得一段光景動稱天地動稱帝王不屑近功小利是名狂簡言其志狂大而行簡略也其狂簡又非有邊無中口狂簡而心卑瑣暫時狂簡而久後卑瑣者也實是天生成高明體段立志爲聖賢真自欲爲聖賢口不屑近小真不屑近小一段清虛廣大之氣英爽特達之材渾是聖賢胚胎可觀可度是曰斐然不憂他上達一

半正愛他下學一半所以欲裁之蓋士君子既有高明之識只當用之克己自勝不當用以助氣長傲當以之容民蓄衆不當以之輕世陵物有近道之資而任放自用老莊瞿曇氏所以得罪于聖人也故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聖人教人不言性命罕言仁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也不成材曰章斐然成章言材具可觀也學問之功未盡故曰不知所以裁之非全未嘗學也

陳國媯姓侯爵虞舜之後有虞閼父者爲武王陶正

武王封其子滿于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都宛丘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春秋時陳蔡皆楚屬後遂滅于楚夫子以魯定公十四年爲魯司寇攝相時年五十有六或云定公十二年也齊人歸女樂夫子遂去魯適衛明年去衛將遂適陳過匡有匡人之難反衛居頃之去曹適宋過桓魋之難去適鄭乃至陳居陳三年晉楚吳爭伐陳夫子去反衛過蒲蒲公叔氏作亂止夫子旣解去居于衛頃之復如陳時年六十矣明年自陳遷蔡明年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居三年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聞夫子在陳蔡間

使人聘陳蔡大夫謀止之以其徒圍之絕糧七日子貢如楚昭王興師迎之圍解將封夫子以書社地七百令尹子西不可是年秋昭王卒夫子遂反衛時魯哀公四年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夫子還魯年六十有八矣去魯凡十有五年居陳蔡强半矣以區區彈丸破敗之餘不可為國而何為是栖栖者意在楚也思歸之嘆疑當昭王既沒之後齊魯既不可有為晉將亡又不可往惟楚地廣民衆天運將在東南聖人蓋先知之其微意頗見于詩書春秋而世儒誤于春秋夷楚之說轉相訛承使聖意數千年

不自信乎窮經之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不念舊惡取其自新也怨人怨之也用猶以也希少也惡惡人之恒情我苟爲惡人將惡我士君子先以責人之心責己砥行礪節如古伯夷叔齊繩然無容訾議而又以寬恕之心待天下之不肖雖惡人可惡能改即止不追往不藏怒如此庶乎人亦少怨之令人好攻人惡而已未必如夷齊疾不仁而已甚豈遠怨之道故曰寬則得衆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學問不離涉世寡尤遠怨聖人

每諄諄焉儒者動以任怨為能事非至當之論
此章非專美夷齊也夷齊不念舊惡之事不可考但觀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之類疾惡亦不爲不甚矣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亦未忘適莫者也當時惡人不改二子未必遂忘惟能自新者不念之故曰怨希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雖清操如二子亦不當以己棄人況萬萬不如而徒責人無已有不怨桀厥躬者乎
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墨胎或作默或云怡姓伯兄也叔弟也夷齊諡也伯名允字公信長子也叔

名智字公達適子也或云有仲名憑字伯遼夷與齊讓國俱逃居于北海之濱聞文王興西歸至岐陽而文王沒及武王伐紂二子叩馬諫及商亡退而隱于首陽山不受周祿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不食周粟而食周之草木遂餓以死孤竹國古營州地秦漢爲遼西右北平盧龍等處今北直隸永平府灤州是也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塚圍子山有次君塚屬鞍山有少君塚或曰國人立其中子即次君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希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當時以直稱乞求也醯醋也人

乞巳醯巳更轉乞于人以應之其委曲徇〻尋常細事未關大節何至毛舉以槩生平蓋惟其事小而以周旋世情愈近自然而人不覺私恩小惠最易結市井鄉里之心自古姦雄欺世多因米鹽瑣屑蠱惑愚俗馴至挾詐彌天牢不可破田氏之竊齊以粟張魯之得蜀以米皆此類今世縉紳學士爲乞醯之類者不少惟聖人爲能知微就尋常曖昧處破其機心維世之功大矣五霸功名亦是一點乞醯之心敎衍出不可不察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苴去聲）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恭過爲恭也巧言令色足恭側媚之狀也隱匿其怨而陽友其人姦險之狀也二者皆機詐之事近道民風君此五霸之習氣也人之生也直士君子光明正大無受爾汝無爲穿窬此羞惡之良心如鬼如蜮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君子所共惡也左丘明魯大史史明是非昭勸戒舉良史所恥以表公非也丘亦恥之猶竊取之意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也故曰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深有慨于當時司世教者

左丘複姓明名春秋世之賢者於夫子爲先進故夫子自名以附之司馬遷班固劉歆謂左丘明爲魯大史春秋左傳卽其所作魯史也於聖人爲同心之言準其凡例解經及不合寧背經不敢背左傳春秋之訛自此始據夫子此言謂明爲魯大史亦似而謂左傳卽左丘明之史非也蓋後人取舊史會蕞潤色之而託左丘明以傳耳辭人之業于經義原未通曉世儒覧其辭轉相浮慕更不折諸理與聖人之心可嗤也愚于春秋詳之矣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早在尊旁曰侍盍何莫也志者心之所期向願即志
也衣輕裘衣裘以輕爲美也伐害也家語顏回問小
人子云毀人之善以爲辨即伐善之意施加也勞重
役也高年曰老謂凡老者也同儕曰朋友凡年相若
者也童穉曰少凡幼弱者也安奉養也飽煖之類信
倚任也懷擁護也凡聖賢學業先行後言未行先言
者惟恐爲然志不可僞志定而學則忠信可以崇德
學無志縱多見多聞如無根之木不可植也故學莫

先于立志志莫大于爲仁聖學以仁爲宗仁以公爲體志有廣狹聖賢之量攸分子路輕財重誼超然市利之外但未免著意氣仗財貨以行其志則踈矣顏子好善而愛人欲惡當理人己大同正是學問中人子路公財止于朋友顏子公好惡通乎人己是爲仁之大者夫子如天覆地載因物付物不費而惠普一腔以散之萬物卷六合以納之一心無內外人己元氣周流是仁之全體也聖賢志願有大小要皆以無私爲仁子路近仁顏淵體仁夫子聖於仁所謂天下歸仁萬物一體也下學而上達中庸之至德皆不越

此佛氏以十方世界爲全身蹈襲聖人之意

車馬衣裘共敝始六國四豪輩亦能之但子路本貧而有志于此視車馬衣服爲義理公共之物即是學問中事四豪輩無志以其長物爲結交之資耳是市利中事前章論忠清未仁亦以此也士有志公物臨財脫然無累甚難夫子謂棖也慾焉得剛子路猛決破得一慾字網何物車馬衣裘足挂懷抱其過人遠矣善者人所同好勞者人所同惡無伐善使善人君子長養成就也無施勞使困苦窮民休養安息也善勞人所同有善在已者無戕賊在人者無娼妒勞在

已者自任在人者體䘏君子不施其親不施勞也擇
可勞而勞非有心于施也老少朋友不必皆親黨安
信懷普願世人各盡此情匹夫匹婦無有不獲此即
博濟之仁堯舜猶病天地雖大萬物猶不齊今欲齊
不齊之分使各得其所此量何限此願何窮道愈近
而愈遠事愈易而愈難聖人之夙心聖人亦不可必
得也故曰志而已矣佛氏欲度盡衆生冀此旨
財利人所易私無子路之志則鄙吝之習難銷欲惡
人所難公無顏淵之志則己私之累不克故士不可
以無志若夫老少朋友并育并行幾之則隨分各滿

由之則終身不盡所以爲聖學也
何莫之言蓋猶而已之言耳之乎之言諸不柰之言
貍貀牟之言來於越之言越句吳之言吳邾婁之言
鄒不可之言叵不律之言筆合二成音梵書字母讀
歐陽之類或謂華人尚字梵人尚音未盡然也伐訓害
如詩云是謂伐德又云勿翦勿伐孟子云旦旦而伐
皆害意無伐者培植養育成人之美也人之有技娼
嫉以惡之伐善也施訓加如詩云施于中林祭統引
孔悝之銘云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周禮內宰施
其功事皆加意小司徒辨凡征役之施舍周語云縣

無施舍。又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謂加役，舍謂免役。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免其征役也。與施勞之施正同。朱註作張大訓，遠矣。有善不矜，有勞不伐，與公人之意不協。此章意主行仁。子路與夫子所言，皆無私之仁，豈顏子獨異。朋友非同師同道之謂，居老少之閒，年齒相若者也。大抵老少朋友三等，盡乎人類矣。安信懷，則人無不得所矣。是聖人希天之志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心放逸在外，昧不自見，一念反照，皎如白日，自己

過失歷歷分明豈容自欺但恒情自見過仍自護隱如以新包火雖從事于學非正本清源之功所貴能見過者須靈知脉脉自怨自艾徹底洗蕩不容一毫渣滓如人負寃力求昭雪如兩造對質衷情盡吐如仇家相見更無縱匿如理官判斷推勘到底是謂自訟卽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誠意之學固自難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人之生也直赤子愛親敬兄純一無僞是謂忠信凡

孝出弟謹言愼行是謂好學學以培養忠信忠信爲爲學之本進德之基雖三家兩鄰必有忠信者但知誘物化機械鑿其混沌則佻薄之習長而敦厚之意微是必明善誠身保任此忠信而後可故曰焉不如丘好學也赤子一段天眞本同聖人涵養擴充日新又新然後聖功成若謂赤子卽便聖人何天下赤子多而聖人少也在天者不足恃而在人者不失其在天者乃爲實地謹厚之人不學終成椎魯高明之人不學流爲放蕩世間惟有學爲要夫子平生謙謙之至惟好學一事以自任大如仁美如君子以許人惟

好學不輕許蓋聖人以好學爲命脉其學亦非世人所謂學其好亦非世人所謂好苟有一眞能好學之人即是一聖人聖人之學較衆人境地不同其學尊爲善之心直與小人志富貴功名之心至誠無厭一也若謂聖人不學即是斷絕聖人種子夫子十五至七十每十年一變步步挨進眞見得道無盡學無盡所以爲聖人那得怪世間無好學人也

焉不如猶言何不如不如朱子謂不成文理改焉字屬上則上句語不定下句式直任屬下則上句辭決下句意婉式字之差而意味深淺各別信讀書未可鹵莽

【副】焉與安古字聲近通用猶曣之于晏陰之于闇庵之于弇也安見方六七十即是焉見焉知來者不如今即是安知此焉不如即是安不如